

文史研究专家独家解密
隐身于历史阴暗处鲜为人知的黑幕

— 朱小平 著 —

军统内幕

黑暗年代的黑历史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军统内幕

黑暗年代的黑历史

朱小平◎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统内幕：黑暗年代的黑历史 / 朱小平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155-1842-8

I . ①军… II . ①朱… III. ①军统局-史料

IV. ①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8910 号

军统内幕：黑暗年代的黑历史

作 者 朱小平

责任编辑 李明辉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842-8

定 价 5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391966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历史是由史料组成的。史料浩如烟海，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学识，决定了史料的爬梳、分析、研究、整合，才可以给人们以正确的历史本质和真实，而非不加分析的堆砌。我不是历史学家，但一直对清末至民国的历史兴趣盎然。

比如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史，即离不开隐蔽最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历史。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的 20 多年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警政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起到维护专制独裁的“党国”的重大作用。军统毫无疑问在政治层面是蒋介石专制独裁的忠实工具，其本质就是用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性质就是反共反民主，其手段就是集法西斯之大成。国民党政权延续了 2000 多年封建制度的一些特征，同时延续了唐、明、清等封建王朝直至袁世凯、北洋政府重视特务机构以稳定其统治的做法。其罪恶、残暴的特点更是集封建社会和纳粹德国、美国等特务组织之大成。

因而，研究民国史、国民党史，绕不开其特务组织的历史。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国民党特务

军统内幕

组织的历史，就是专制、黑暗、残暴的罪恶史。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写过有关隐蔽战线与军统斗争的电影剧本，开始接触公开出版的有关军统的史料，后来又与军统老人沈醉等相识，并对其进行过采访，还为写沈醉传记进行了积累。后因沈醉女儿沈美娟出版了《我的父亲沈醉》，我才放弃这一题材。1990年，我与友人合著的《蒋氏家族全传》出版，有关军统、中统的章节由我撰写。因为军统早期学习过中共特科（“特务”这一称谓实际上还是中共首先使用的，1927年5月，为应对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特务工作处”，以保卫自身安全并开展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国民党本身特务组织称之为“调查机构”）和苏联政治保卫的组织方法，后又仿效德国纳粹特工组织，故由此上溯，也研究了有关“契卡”（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后改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鲁乌”（苏军总参情报局）、德国“盖世太保”（帝国保安处）及党卫军的史实。复兴社和军统确曾向上述机构学习过，康泽还仿效党卫军建立了“别动队”，军统的交警总队确有党卫军的痕迹。近年不断发现的或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史料也在我浏览、研究之列，当然必须加以甄别。

军统与“契卡”“格鲁乌”“盖世太保”以及美国情报机关是不同的，后三者在国内没有像中共那样有组织的对手。军统在某些方面如电讯侦破技术等还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与中共较量期间，军统还一直担负着与日寇侵略者的斗争，是上述情报组织所不可比拟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惜篇章突出中共隐蔽战线与军统的较量，这是过去一些有关军统的书籍未谈及或很少反映的。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艺术、中共地下人员坚贞的革命信仰、超强的政治素质，就连军统、中统也不得不恐惧并佩服。

另一方面，军统不仅是一个特工组织，还担负着经济秩序管控的任务，尤其在抗战期间，军统趋于公开化，在缉私、经济管制、交通检查、税务、海关、邮检、航空及对日伪的经济战等方面，全面负责管制，虽然军统参与了抗战，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亦因之得到巩固。本书特辟专章予以介绍，使之可以窥见军统的另一面。另外，对军统在抗战中的锄奸、策反、肃奸

及军统渗透军队、警政和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等方面所起到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作用，也做了系统的揭露。对从军统到保密局的机构沿革、保密措施乃至称谓等细节，亦有专章叙述。

同时，针对加入军统、中统的中共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本书有系统叙述，对今天仍有警示作用。这也是以前有关书籍中少见的。

军统作为蒋介石最残暴的反共工具，其罪行必须要秉笔直书。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贪污腐化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它失去民心并导致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军统作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毫无例外受到腐蚀。军统由于有种种特权，从上至下贪污受贿、腐化享乐成风，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国民党政权的其他部门，而并非如军统所标榜的“革命团体”“清白家风”等说辞。过去一些有关军统的书籍多揭露戴笠的腐化享乐，其实军统的中高级领导人甚至一般特务，都普遍存在敛财腐化和钩心斗角，本书辟有专章予以揭露。

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作者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更没有添枝加叶。对一些所谓“秘闻”，如无信史资证，概不采用。对一些所谓“谜团”，则尽量利用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加以丰富，如戴笠坠机之谜，直到今天仍悬而未解。我的一些个人心得或可抛砖引玉，供专家和读者参考。

本书不是研究专著，因而力求言简意赅，避免冗长，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舛误之处。说其是一本民国史普及读物，似乎更恰如其分。

也许，读者掩卷仍然会问及：除了上述，还有何目的？我想引用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创始人周恩来当年对沈醉的一番话说明。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醉等特赦人员，希望沈醉“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将“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

军统内幕

实……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沈醉：《军统内幕·前言》）。我写这本小书，可以说基本遵循了周恩来在 50 多年前的这番话。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其实并没有过时，似乎也可以成为写作此书的宗旨。据民政部 2009 年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28 年浴血斗争中，英勇牺牲在战场和刑场的英烈多达 2000 多万人，仅有 176 万人记录在各级人民政府编辑的《烈士英名录》中。其中有多少英烈被军统枪杀、暗杀，至今也没有准确的记录。周恩来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何其沉痛之言！

鲁迅先生说得好：“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当年不可一世的军统、中统在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但是历史绝不能被忘记和淡化，革命前辈的鲜血不能白流。读史可以知兴替，中国的前途必然会更加开放、富强、昌盛、民主，作为中国人也应该知道往昔，珍惜现在，憧憬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楔子 /001

一、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 第一章 中统前身：从机要科到调查科 /004
- 第二章 中统发家：顾顺章叛变始末 /009
- 第三章 徐恩曾失宠内幕 /016
- 第四章 军统前身：复兴社戴笠登台 /023
- 第五章 中统、军统：从一家亲到死对头 /029
- 第六章 制衡——蒋介石的驾驭之术 /033

二、 戴笠和他的军统

- 第七章 军统黑幕·暗杀 /042
- 第八章 军统黑幕·屠杀 /052
- 第九章 军统黑幕·腐败与内斗 /060
- 第十章 策反——戴笠的纵横捭阖之术 /069
- 第十一章 潜伏——抗战时期的反共行动 /075
- 第十二章 间谍战——与日本间谍的博弈 /082
- 第十三章 大锄奸 /089
- 第十四章 刺杀汪精卫 /100
- 第十五章 大策反 /116
- 第十六章 大肃奸 /127
- 第十七章 军统的膨胀 /132
- 第十八章 从忠义救国军到交警总队 /141

- 第十九章 情报战——中美合作所 /147
第二十章 蒋、戴斗法 /162
第二十一章 戴笠之死 /171

三、军统档案

- 第二十二章 军统局、保密局的机构 /184
第二十三章 调查室和稽查处 /189
第二十四章 保密措施知多少 /195
第二十五章 军统内外的称谓 /200
第二十六章 残阳夕照 /206
第二十七章 海岛余音 /213
第二十八章 “十三太保”和“十人团”的结局 /221

四、中共与军统的较量

- 第二十九章 叛徒的价值 /234
第三十章 张国焘叛变始末 /240
第三十一章 叛徒的下场 /247
第三十二章 中共与军统的较量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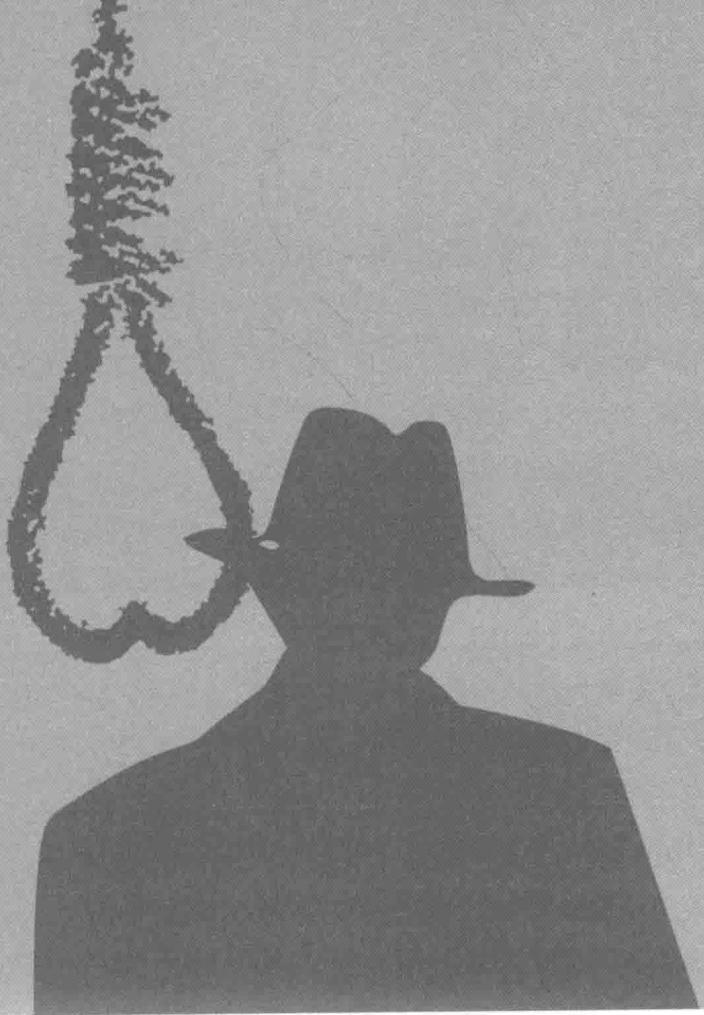
- 主要人物简表（至1949年） /269
主要参考书目 /272
后记 /277

中国以往的封建时代，不少皇帝特别重视特务及其机构的作用，例如唐代武则天重用的周兴、来俊臣之流，南宋秦桧的“察事卒”，明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厂卫，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等等，史不绝书。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特务组织，一时杀人如麻，屡兴大案。到了民国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和排除异己，蒋介石更加注重建立和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诸如复兴社及随后的中统、军统等。这些特务组织和他的统治相辅一生，起到了其他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掌握国家权力前，他就已经开始培植自己的特务小系统。

蒋介石在年轻时就干过暗杀工作，因为他在上海入过青帮，于绑票暗杀之类多有心得。当时震惊朝野的暗杀陶成章一案，就是蒋介石的亲手杰作（国民党官方史料一直讳莫如深，但野史征信却是不可涂改，见徐铸成先生《旧闻杂忆》）。蒋介石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一直在有意培植特务打小报告，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广为发展特务网。例如，后来成为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警察总署署长的唐纵，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就经常秘密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不仅同学中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或对蒋介石不满的议论，他要向蒋介石汇报；就连教官中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也要向蒋介石汇报。特别是共产党学生和国民党左派学生，更是他格外监视的对象。

军统内幕

唐纵的告密行为很诡秘，很多人一直没有发现，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学生受到他的暗算。他因之也受到蒋介石的喜欢和信任，这使他以后得以飞黄腾达。唐纵何以这样做，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和掌握政权时，就已经非常注意特务工作和培养特务骨干了。



一、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第一章 中统前身：从机要科到调查科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总司令部机要科划归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调查科，陈立夫出任首任科长。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特别重视选择特务头目，从来都是将特务组织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于1925年年底，把从美国回到上海的陈立夫召到广州，安排他做了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从此陈立夫一直参与机密事务。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机要科划归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许多政府机关成立特别党部，特别党部的党员证均注明“特字第×号”，其中虽有调查科人员，但并非特务组织。当年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地下工作者沈安娜，为掩护身份“特别入党”。所谓“特别”，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特”字。持此党证者，与中统组织无关，只是在党内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而已（《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他所希望的特殊作用。“四一

陈果夫（1892—1951），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人。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与其弟陈立夫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陈立夫（1900—2001），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父陈其业。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陈立夫是中统特务机构的创始人。



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之兄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科长，调查科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国民党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异己组织的情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充当了马前卒。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组织部门和政府民政部门统计：1927年“四一

军统内幕

二”反革命政变到1932年这一期间，有100万以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而其中在调查科直接策划下的牺牲者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蒋介石看到了调查科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愈来愈重视这个特务组织，并对它予以特殊的偏爱。蒋介石一贯认为有两个法宝最能维护自己的江山，一是军队，二就是特务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是靠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起家的。

在调查科成立初期，蒋介石还没有一统天下，政权并不稳固，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黄埔军校的某届学员班曾遭到遣散，但对于调查科他却不惜血本，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从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从任命陈立夫任调查科科长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介石与陈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因为陈立夫是浙江人（蒋介石很看重同乡关系），还因为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民国初年曾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同时蒋介石与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是老搭档。有了这层关系，蒋、陈两家关系极为亲近。陈立夫称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其留学费用常常由蒋介石供给。所以陈立夫留学归来，蒋介石立即倚为心腹，并委以重任。蒋介石赞其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风纪的人物”（《读者》2011年第21期20页）。调查科科长虽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但任期不长。陈立夫以后高升，替蒋介石看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等职，但他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图，对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抓得非常之紧，每任领导都必须由他和陈果夫选定，报蒋介石批准。

在蒋、陈的灌输下，调查科不仅是特务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因为蒋介石一直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这是由陈果夫首先提倡而被蒋介石大加赞赏的）。陈立夫更加以极大发挥，他认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陈立夫是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留洋受过所谓美式民主教育的知识分子，却甘

心情愿做特务工作，并阐发出一套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政治理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其实，不光中统后来的领导人如张道藩、徐恩曾等是留洋的知识分子，军统组织的不少头面人物，也多为表面文质彬彬的书生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也许蒋介石虽然出身青帮，但他也明白喊杀喊打的杀手并不能成大事。

因此，蒋介石把中统交给陈立夫，可以说是颇有用意。而陈立夫一开始就把中统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陈立夫给中统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的（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其实核心定义就是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起初，调查科的宗旨应该是调查国民党党员或派系的有关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思想被陈立夫心领神会，因此他一直把消灭共产党组织作为调查科的首要任务。陈立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欣赏还在于：陈立夫并不主张只靠残酷镇压和屠杀的手段（他并不反对使用暴力），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彻底根除共产党的存在；他最主张的是破坏共产党的首脑组织和基层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从整体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思想体系成为调查科及后来的中统特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1928年，蒋介石在人力、物力上都很困难，但还是特准从他亲任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张国栋等10个被认为是最忠实可靠效忠“总裁”的人到调查科担任骨干，这10人后来成为调查科的高级干部。1930年，蒋介石再次批准调查科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王思诚等20人；这20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忠诚可靠和精明强干的骨干分子，他们加入调查科，的确使调查科如虎添翼，极大地扩充和提高了骨干的质量。同时，蒋介石认为调查科的基本骨干力量还不够，又特别批准调查科可以自行扩充队伍，人员质量差可开办训练班，可在上海、武汉、开

封等重要大城市设立特派员，建立秘密侦查机构；并特别指示调查科要与各地宪兵机构建立密切联系。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给调查科和宪兵等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在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幕词中明确要求不仅要“反对共产党”，而且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坚决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接受了调查科领导人的建议和献计（当然还有国民党其他谋士的献策），在武力围剿的同时，也注意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进行“围剿”，例如，蒋介石批准颁布的若干法令，其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的，如《共产党人自首法》《反省院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调查科多参与规划。陈立夫在这一段时间，极力主张不要光靠杀戮，要有新的特务手段。他特别提倡“王道”治人，即对付共产党要“怀柔”，注意从组织上瓦解，所以中统在颁布《反省院条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支持，逐渐将中统的势力渗进了“反省院”系统。本来，“反省院”原属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是受高等法院管辖的。陈立夫等人看到“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所以一直主张让中统特务系统直接掌握。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从1932年始，中统调查科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反省院”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消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这尤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

但蒋介石真正感到调查科的分量，始于顾顺章案。